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历史文化街区语言景观研究 ——以巢湖市耳街为例

贺静

巢湖学院外国语学院，安徽巢湖

摘要：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历史文化街区的语言景观是文化传承与城市发展的重要媒介，彰显城市文化韧性与创新潜力。基于场所符号学理论，深入分析巢湖市耳街语言景观现状，重点探讨其语码分布、标识形式及空间配置所传递的文化符号与象征意义。研究表明，耳街的官方与私人标牌在语码选择上趋于一致，汉语使用比例高且地位突出。语言景观结合了区域文化底蕴与现代更新，契合新型城镇化发展理念。针对标牌设计中文化符号同质化和多语标牌覆盖不足等问题，提出了优化路径，以推动城市语言文化生态建设，助力城市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语言景观；历史文化街区；场所符号学；新型城镇化

On Linguistic Landscape of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Districts in the Process of New Urbanization: A case study of Erjie in Chaohu City

Jing 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Chaohu University, Chaohu, Anhui

Abstract: The linguistic landscape of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districts serves as a vital medium for cultural transmission and urban development in the context of new urbanization, showcasing the city's cultural resilience and innovative potential. Based on place semiotics theory, this study delves into the current linguistic landscape of Erjie in Chaohu City, focusing on the distribution of codes, sign forms, and spatial configurations that convey cultural symbols and meanings.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both official and private signs in Erjie tend to align in their code choices, with a high proportion and prominence of Chinese. The linguistic landscape integrates regional cultural heritage with modern updates, aligning with the goals of new urbanization. To address issues such as the homogenization of cultural symbols and insufficient multilingual signage coverage, this paper proposes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construction of urban linguistic ecosystems and support high-quality urban development.

Keywords: Linguistic Landscap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Districts; Place Semiotics; New Urbanization

1 引言

历史文化街区是城市文脉传承的重要载体，较为完整地反映地域的传统格局与历史风貌。在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背景下，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与更新涉及城市空间优化、城市治理提升等诸多领域。其中，语言景观作为城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精准的语言介入，赋能城市高质量发展[1]。作为公共空间的外化表现，历史文化街区的语言景观展现了城市的历史肌理与现代文化的交织[2]，彰显语言在促进文化融合、提升公共认知、以及构建多元社会认同中的重要作用[3]。然而如何有效引导与规范历史文化街区的语言景观建设，营造和谐的语言文化生态，已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鉴于此，基于场所符号学理论，对巢湖市耳街的语言景观进行多维度分析，旨在揭示其符号特征及文化意涵，并深入考察其在城镇发展脉络中的实际影响，以期助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与文化创新。

2 语言景观概述与理论基础

2.1 语言景观概述

语言景观指公共空间中以标牌等为载体的可见性书面语言，具有信息传递与象征意义的双重功能[4]。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语言景观的研究领域逐步扩展，涵盖社会语言学、社会地理学等多个学科。学者们探讨了语言景观如何反映全球移民、语言政策与城市空间结构的动态变化[5]。不同语言符号的可见性成为展示族群身份、社会阶层及语言权力关系的重要媒介[6]，揭示了语言景观不仅是公共空间中的语言展示，更是社会多元文化互动的体现[7]。国内的语言景观研究起步较晚，但已取得显著进展，尤其在大中城市、少数民族地区和旅游景区的研究中形成了较为成熟的框架。此外，符号学、语言经济学和社会语言学等多元理论视角的引入，进一步拓宽了研究方法[8]。在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推动下，研究重心逐步转向语言景观与区域经济发展、文化传承的多层次关系。尽管已有研究覆盖了广泛的社会空间，当前关于历史文化街区在城镇化进程中的语言景观研究仍显不足，特别是在探讨其符号与空间的深层文化意义及其与城市发展的复杂互动方面，有待进一步深入。

2.2 理论基础

场所符号学理论由斯考伦提出，从语码取向、字刻和置放等维度，分析语言景观在特定空间中的呈现方式，揭示其在社会文化背景下所承载的意义[9]。首先，语码取向分析标牌中不同语言的排列顺序及相对位置，揭示各语言在社会中的权力关系与优先级。标牌的语码排列通常有三种组合形式，传递不同的社会信息。在横向排列中，主导语言通常位于上方或中心，次要语言则位于下方；纵向排列中，主导语言居左，次要语言居右；而在包围式排列中，主导语言处于中央，次要语言围绕四周。这些排列形式通过构建视觉焦点，体现语言间的主从关系。其次，字刻聚焦于标牌的视觉表现，包括字体、材质及其变化。不同的字体大小、颜色搭配、信息叠加等要素传递多维度的文化信息，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10]。最后，置放方式考察标牌在物质空间中的具体位置及其构建的意义，包括场景化、去语境化与越界式置放等类型。场景化置放强调标牌与其物理环境的契合，最大化其功能；去语境化置放则保持标牌在不同场景中不变的功能和含义；越界式置放则涉及标牌出现在非预期位置，如涂鸦或未经许可的设置。这些置放方式展现了标牌与环境之间的复杂互动，反映了其社会文化意义。整体来看，语言景观体现了符号系统在特定空间中的选择与布置过程，带有显著的地域特色，揭示了符号与其物理和社会环境之间的关联。基于此，研究将场所符号学理论引入历史文化街区语言景观的分析，通过分析语言标牌的语符特征，探讨在城镇化进程中，历史街区的语言景观如何传递文化内涵，反映地方历史、文化记忆与现代化进程间的张力。

3 研究设计与方法

3.1 抽样区概况

耳街作为巢湖市历史文化街区的核心组成部分，因毗邻“洗耳池”而得名，地理位置优越，蕴含“洗耳恭听”和“巢父牵牛”等历史典故，具有深厚的文化积淀。在城镇化进程中，耳街保留了巢湖传统文化的建筑风貌与特色产业，现已发展为集文化体验、商业购物与旅游休闲于一体的多功能街区。作为安徽省城镇发展的典型范例，耳街的改造与升级不仅提升了城市文化软实力，还展示了文化

传承与经济发

展的协同路径，其建设经验为探索城市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

3.2 研究问题和语料分析

本研究旨在探讨以下三个核心问题：第一，耳街的语言景观呈现出哪些语符特征；第二，这些语言景观如何体现其历史底蕴与文化意涵；第三，耳街的语言景观在当前城镇化建设中是否存在不足与改进空间。为此，研究团队对耳街进行多轮实地调研，收集相关语料并对其进行系统分析。语料分析分为三个主要步骤：首先是样本收集，团队在对耳街整体布局充分了解的基础上，进行了两次全覆盖式调研，共拍摄了562张照片。为了避免重复计数，相同内容的标识不予重复统计。经过筛选，最终从562张照片中提取出472个独立的语言景观样本。其次是样本编码，根据标牌类别、语码使用、字体形式和置放位置等维度进行分类编码，借鉴巴克豪斯对东京语言景观的研究方法[11]，每个具有明确空间边界的标牌被视为一个独立的分析单元。两位研究者分别独立完成编码，并对差异进行讨论确认。最后是结果分析，研究对编码后的样本进行了统计分析，并详细解读其语符特征。

4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历史文化街区语言景观的语符特征与文化表达

历史文化街区的语言景观与现代城市发展紧密相连，其设计和布局深刻影响着街区在城镇化进程中的文化表达与象征意义。恰当的语言景观设计可以使街区保留历史文化核心特质，展现城市发展的多元特征，成为现代与传统对话的桥梁[12]。为此，研究基于耳街语言景观实态，着重从三个维度考察语言景观设置方式，探究其语符特征及文化意涵。

4.1 耳街语言景观概况

语言标牌是耳街语言景观的主要载体，根据其设立主体的不同，可大致分为两类：“自上而下”的官方标牌和“自下而上”的私人标牌。官方标牌由政府或公共机构设立，主要承担传递公共信息、执行法律法规、以及体现国家语言政策的功能；私人标牌则由个人、商户或企业设立，通常用于商业

活动或个人表达。数据统计显示，耳街的语言景观呈现出官方标牌与私人标牌并存的格局，具体标牌分类见表1。

表 1. 耳街语言景观类属分布

标牌类属	分布	数量	标牌载体	占比 (%)
官方标牌	路牌	12	金属、石材、木头	2.5
	公共指示牌	27		5.7
	宣传标语	61		12.9
	公告栏	23		4.9
	景点标识牌	15		3.2
	文化遗址解说	2		0.4
私人标牌	店铺牌匾	281	木头、石材、金属、塑料、帆布	59.5
	摊位招牌	29		6.1
	超市海报	7		1.5
	商业宣传	15		3.2

根据表1信息可知，官方设立的语言标牌作为城市文化传承的重要媒介，兼具文化展示、信息指引和法规告示等多重功能。这类标牌通常采用金属、石材和木质材料，展现了其耐久性与权威性，同时具备较强的视觉冲击力。从内容设计来看，宣传标语的比例相对较高，约占标牌总数的12.9%，如“传承历史文脉，守护城市记忆”及“耳街历史，巢湖之魂”等。这些标语不仅传递了街区的文化记忆，也反映了地方政府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视。其次是景点标识牌，如“民俗馆”和“许由洗耳亭”等标识。这类标牌通过介绍历史名胜，展示了街区的文化底蕴，增强了游客对地方历史文化的认同感。私人标牌主要以商业用途为主，约占总数的70.4%，涵盖地方特色餐饮、手工艺品及旅游服务。这类标牌多采用木质和石材等原生态材料，与街区整体的历史文化氛围相映衬。例如“巢湖印象”、“一品玉带糕”和“原野茶社”等标牌，其语言内容展现出浓厚的地域特色，呼应了游客品尝本地美食、体验民俗文化的需求，起到了有效的宣传作用。这些标牌的简朴设计风格契合街区的历史文化底蕴，充分体现了传统与现代融合的设计理念，同时反映出当地居民对提升街区人文环境的主体意识和参与热情。

4.2 语码取向

语码取向是基于语言选择对特定公共场所语言景观进行分类的重要标准[12]，通过语码选择与排序，揭示了语言政策、地方文化与历史传承的互动关系。耳街语言标牌的语码选择涵盖单语、双语及

多语组合，反映不同受众需求与街区功能定位。单语标牌用于历史建筑介绍和街区宣传标语，突显地方文化底蕴和城市发展精神。双语标牌则应用于功能性指引，如方向标识和信息说明，体现了街区对外开放的特征。少量多语标牌出现在街区整体规划说明和私人高端商铺中，象征着耳街在国际化发展中的文化定位，相关标牌语码分布见表2。

表2. 耳街语言景观标牌语码取向

序号	语码选择	排列方式	标牌类型	数量	比例 (%)
1	汉语单语	中间	官方标牌	76	16.1
			私人标牌	258	54.7
2	中英双语	上：汉语 下：英语	官方标牌	52	11.1
		上：汉语 下：英语 左：英语 右：汉语	私人标牌	66	13.9
3	多语标牌	上：汉语 中：英语 下：韩语	官方标牌	12	2.5
		左：韩语 中：英语 右：汉语	私人标牌	8	1.7

表中显示，单语标牌占主导地位，汉字标识占总样本的70.8%，显示了汉语作为官方语言的显著优势[13]。同时，这也强调了耳街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对本土文化的传承。双语标牌占比为25%，以汉英双语为主，反映出街区对外来游客的友好态度以及文化传播的国际需求。相较之下，多语标牌比例相对较低，仅为4.2%，在街区的国际化进程中具有象征性意义。从语码排列的顺序来看，双语标牌多采用“上汉语、下英语”或“右汉语、左英语”的格式，这种排布方式，凸显汉语的主导地位，也反映了语言权力的分布。在多语标牌中，汉语无论在“上下”还是“左右”结构中，始终占据视觉核心，字体最大，强化了汉语作为文化身份认同标识的主导性功能，进一步传达出中华文明的价值导向[14]。相比之下，英语以及其他语言（如韩语）则处于辅助性位置，充当补充性语言符号，服务于街区对外文化传播的需要。可见，耳街的语码选择和排列呈现出清晰的等级化结构，巩固了汉语在本土文化与全球语境中的核心地位，反映了全球化进程中的文化融合现象，同时也体现出地方文化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适应与调和。

4.3 标牌字刻

标牌字刻作为语言景观的物质呈现方式，是

社会文化与历史发展的重要记录载体[15]。字刻不仅涵盖字体选择、颜色运用，还体现了信息叠加的多重功能[16]。在耳街的官方标牌中，字体多为黑体汉字，简洁、规范，突显了标牌的权威性与正式性，符合城镇化进程中对街区公共信息标准化的需求。而景点介绍类标牌则多采用仿宋体或行书，其独特的书写风格提升了标牌的藝術表现力，强化了文化传播效果。颜色的使用在耳街语言景观的构建中同样扮演着重要角色。大多数标牌采用深棕、米黄色等沉稳色调，与街区古朴的建筑风格相辅相成，营造出浓厚的历史氛围，展示了街区在城镇化进程中的文化定位。此外，烫金字体与朱红色装饰的运用则为标牌增添了视觉震撼效果，这些对比鲜明的色彩传递出吉祥、繁荣等积极文化价值，彰显了标牌的精致性和仪式感。信息叠加的设计则体现了标牌多功能性需求。部分餐馆标牌不仅标注店名，还附加了如“老街味道”或“巢三珍”等说明性文字。这些附加信息不仅建构了老一辈居民的集体记忆，也唤起了年轻一代的情感共鸣，丰富了街区的历史体验[17]。

4.4 标牌置放

标牌的置放作为空间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文化符号在公共空间中的可见性与象征意义[18]。耳街作为巢湖市历史文化街区的核心，其语言标牌的置放具有显著的场景化特征。官方标牌通常依附于历史建筑或现代建筑，通过壁画及传统牌匾的形式展现文化符号，使其与建筑融为一体，既实现了信息传递，又达到了文化传播和审美表达的双重功能。私人标牌多以横向悬挂为主，尤其是老字号商铺的牌匾，展现了地方商业文化的深厚底蕴。部分标牌则采用竖向或垂直布局，增强了街区的视觉层次感，凸显商业区的活力。总体而言，标牌的空间分布集中于主要街道和历史建筑群，承担着文化解说、方向指引与商业宣传等多重功能，整体协调性与功能性明显。然而，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部分私人标牌因过度商业化而与历史街区的文化氛围背离，出现了视觉杂乱和广告泛滥等现象。为维护街区的文化完整性，应规范标牌设置，确保商业信息传递与历史文化相协调，实现街区语言景观的和谐统一。

5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历史文化街区语言景观存在的问题与优化路径

5.1 历史文化街区语言景观存在的问题

(1) 标牌文化表达趋于表层化

随着历史文化街区的商业化与旅游化加剧，耳街的语言景观设计逐渐偏向追求经济效益，忽略了对本地文化的深层次表达。在该街区，标牌多集中于餐饮、零售和旅游业等商业场所，符号设计多数停留于表面。例如，一些标牌仅通过使用传统书法字体和复古色调来传递“传统”概念。尽管这些标牌具有一定的视觉吸引力，但其文化表达流于形式，缺乏深入的文化背景诠释。在城镇化与商业化的双重驱动下，语言景观中文化符号的精神内核逐渐被稀释[19]，削弱了语言标牌的文化遗产功能。这种表层化现象反映出在当代城市更新过程中，对文化内涵建设的忽视，难以体现街区在文化和历史脉络中的独特价值。

(2) 多语标牌建设滞后

随着新型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人口流动性和游客构成的多样化，对历史文化街区的多语标牌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目前标牌设计仍以汉英双语为主，难以满足国际游客需求。此外，现有的双语标牌翻译质量参差不齐，常见的机械直译方式未能有效传达街区的独特魅力。例如，店铺名称“老街小吃”被简单翻译为“Old Street Food”，此类标牌的翻译不仅模糊了文化背景，也影响了外国游客对街区的理解。因此，多语标牌建设中亟需实现语言多样化和翻译质量的提升，为街区的文化遗产与城市更新提供有效支持。

(3) 标牌设计趋同现象明显

在历史文化街区的语言景观设计中，趋同现象逐渐显现，影响了地方文化的个性表达。尽管街区在适应现代发展需求的过程中，融入了传统文化元素，但多数标牌设计仍呈现出模式化的倾向。例如，耳街的语言标牌与其他国内历史街区风格类似，虽能营造出古朴氛围，但在增强街区辨识度和塑造地方文化名片方面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此，标牌设计趋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文化表达的多样性，耳街的语言景观设计应注重通过创新与区域文化的深度融合，提升街区的文化

表现力。

5.2 历史文化街区语言景观的优化路径

(1) 深化文化符号：提升历史街区标牌内涵

历史文化街区的语言景观是承载地方文化与历史记忆的重要媒介，代表着城市的精神内核[20]。提升语言景观的文化内涵，首先需要通过深入的文化调研，挖掘并凝练街区的核心文化元素，使其成为标牌设计中的突出符号。以耳街为例，其标牌设计在优化过程中，应充分整合巢湖的地域文化、地方传说与传统手工艺等元素，将这些文化符号通过形象化的设计嵌入标牌中。这不仅有助于强化街区的文化识别度，还能通过标牌的视觉呈现，展示区域历史脉络与文化精髓。此外，语言标牌的设计应以“一街一特色”为理念，融入本地文化资源和复兴传统技艺，如采用木雕、粉蜡笺等传统工艺，从而创造出具有时间深度的文化空间，促进地方旅游和文化产业的发展，助力区域经济发展。

(2) 优化多语标牌：推进历史街区国际化

在旅游全球化的趋势下，多语标牌已成为历史文化街区与国际游客之间的重要沟通桥梁。标牌翻译的准确性与文化适应性不仅影响游客的体验，更是衡量街区国际化形象的重要指标。因此，为优化标牌的多语种设计，首先应引入文化审查机制，确保翻译内容符合外国游客的文化认知，准确传达本地特色。标牌翻译需深入考虑文化适配性，避免机械直译或文化错位。同时，标牌内容可采用多语对照方式呈现，使不同语言背景的游客均能理解信息。此外，添加多模态符号将有助于增强信息传递效果。例如，在介绍传统手工艺作坊的标识时，除了提供相应的多语种翻译外，还可结合视觉符号或互动元素，突显该作坊的文化特征，推动其文化旅游品牌的建立[21]。

(3) 设计创新：突破标牌同质化

历史文化街区作为文化遗产与城市发展的交汇点，其语言标牌设计应在城市更新过程中凸显创新与个性化。优化语言景观不仅需要深化标牌的文化符号表达，还应统筹考虑街区整体规划，建立系统化的分区设计方案。根据街区功能划分（如商业区、文化遗址区等），标牌设计应展现层次

感,以强化各区域的文化叙事[22]。例如,在文化遗址区,标牌可以引入增强现实(AR)技术来复原历史场景,增强游客的沉浸式体验;而在商业区,标牌则应注重简约的功能性信息传达,保持整体文化基调的一致性。通过这种分层化设计,既能提高街区标识系统的识别度和整体性,又能避免单一符号设计带来的视觉疲劳。此外,标牌设计可融入数字媒体和互动设计技术,如二维码、语音导览等功能。游客通过扫码即可获取街区的详细历史文化信息,并借助虚拟导览功能进一步探索街区文化内涵。这种互动式设计扩大了标牌的信息容量,能够为游客提供沉浸式体验,增强了街区文化的吸引力。社交媒体分享功能也使游客能够将文化故事传播至更广泛的网络平台,进一步扩大街区的文化影响力。

6 结语

在新型城镇化的推动下,历史文化街区的语言景观作为文化传承与现代发展的纽带,不仅体现了区域历史的延续性,也为城市创新发展提供了文化动力。本文以巢湖市耳街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其语言符号分布、文化内涵及空间表达的深入分析,揭示历史文化街区在多元文化表达中的独特生态价值。研究表明,耳街语言景观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历史文化的传承与现代城市需求的协调,但仍面临同质化现象突出、语言多样性不足等挑战,影响了其文化识别度和语言景观的丰富性。基于此,本文提出了优化历史文化街区语言景观的建设路径,通过扩展多语标牌的覆盖范围,提升文化符号的多模态表达,以增强语言景观的地域特色与文化辨识度,进一步推动文化传承与城市更新的深度融合。研究为城市语言生态的优化与历史文化街区的现代化转型提供了实践参考,助力提升城市的文化软实力。

致谢

本文由基金项目:安徽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多模态话语空间视角下的环巢湖区域语言景观研究”(项目编号:SK2021A0618);安徽省社科规划一般项目“乡村振兴背景下安徽历史文化名镇语言景观研究”(项目编

号: AHSKY2023D120)资助。

参考文献

- [1] 戴朝晖. 语言景观翻译中的超语实践探索——以上海旅游景观为例[J]. 上海翻译, 2024(03): 31-35.
- [2] 谢华春, 班石. 城镇历史街区的个性文化保护与空间优化[J]. 江西社会科学, 2016(05): 252-256.
- [3] 陈洁莹, 刘云刚. 城市村落变迁中村民市民化剖析——以广州市杨箕村为例[J]. 热带地理, 2023(07): 1339-1350.
- [4] Landry, R. & Bourhis, R. Y. Linguistic Landscape and Ethnolinguistic Vitality: An Empirical Study[J]. Journal of Language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97(01): 23-49.
- [5] Milan, F. & Denisa, B. Managing Multilingualism in a Tourist Area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J]. Journal of Pragmatics, 2023, (210): 52-70.
- [6] 尚国文, 赵守辉. 语言景观的分析维度与理论构建[J]. 外国语, 2014(06): 81-89.
- [7] Gorter, D. Linguistic landscape in a multilingual world[J]. Annual Review of Applied Linguistics, 2013(33): 190-212.
- [8] 张景霓, 王佳赫. 文化性、地方性与现代性: 多模态旅游语言景观的功能与规划[J]. 社会科学家, 2022(03): 56-63.
- [9] Scollon, R. & Scollon, S.W. Discourses in Place: Language in the Material World[M].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116.
- [10] 武晓平. 场所符号学视域下长春城市公园的语言景观特征[J]. 北华大学学报, 2022(04): 8-16+150.
- [11] Backhaus, P. Multilingualism in Tokyo: A Look into the Linguistic Landscap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ultilingualism, 2006(01): 52-66.
- [12] 刘昆. 空间生产机制下城市景观的拼贴[J]. 人文地理, 2015(01): 50-55.
- [13] 车春柳. 世界级旅游景区建设研究——以语言景观国际化为视角[J]. 社会科学家, 2022(11): 42-48.
- [14] 孟犁野. 中国经典的历史启示[J]. 电影艺术, 2006(01): 48-52.
- [15] 黄利民. 泉州世界文化遗产景区语言景观的现状与微更新策略[J]. 厦门理工学院学报, 2023(02): 81-89.

- [16] 谭苗, 鲁昱晖. 论改革开放与青春题材电影的时代叙事[J]. 当代电影, 2018(07):118-122.
- [17] 王天一, 田秋生. 央视新闻短视频的情感传播策略及其效应[J]. 电视研究, 2023(03):55-57.
- [18] 巫喜丽, 战菊. 历史文化街区语言景观研究——以店名标牌为例[J]. 中国外语, 2022(4):53-61.
- [19] 祖力亚提·司马义, 刘庆斌. 文化符号视域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J]. 社会科学战线, 2023(04):212-218.
- [20] 王小溪. “场景—场域”视角下文化创意产业赋能工业遗产更新研究——以景德镇“十大瓷厂”为例[J]. 艺术百家, 2024(03):59-65.
- [21] 张建忠, 温娟娟, 刘家明, 等. 晋中文化生态保护区“非遗”分布特征及旅游利用模式[J]. 经济地理, 2023(07):234-240.
- [22] 张春. 基于“地方空间理论”的集市空间建构研究——以鲁中地区周村大集为例[J]. 民俗研究, 2021(02):138-146.

